

来做好准备了吗?! 红魔大势已去, 智者快快三退!

###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方法一: 网页投稿: 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 并提交发送。签名网站:

<http://tuidang.dajiyuan.com>

方法二: 电子邮件: 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 [news@epochtimes.com](mailto:news@epochtimes.com)

方法三: 电话传真:

最新退党热线电话号码:

001-416-361-9895      001-604-288-1559

001-514-342-1023      001-702-873-1734

001-888-892-8757      001-866-697-6570

海外官员退党热线 818-338-2883

退党传真号码:

001-702-248-0599      001-510-372-0176

001-201-625-6301

方法四: 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 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 以后找机会上网。

提示: 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 (网通先拨 17909, 电信先拨 17969, 铁通先拨 17991), 手机 IP 电话 (“中国移动”先拨 17951, “联通”先拨 17911, 小灵通先拨 17909)

# 铁岭迫害真相



### 歌词: 慈悲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不是叫你与我一样,  
只想使你明白,  
慈悲使我不愿看到  
天要灭这红魔,  
慈悲使我不愿看到

告诉你真相,  
更不想改变你的信仰,  
邪党骗人的伎俩,  
你与红魔一同遭殃,  
神叫我救度这一方,  
你与红魔一起遭殃。

来做好准备了吗?! 红魔大势已去, 智者快快三退!

###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方法一: 网页投稿: 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网站, 并提交发送。签名网站:

<http://tuidang.dajiyuan.com>

方法二: 电子邮件: 给下列大纪元的信箱之一发声明电子邮件: [news@epochtimes.com](mailto:news@epochtimes.com)

方法三: 电话传真:

最新退党热线电话号码:

001-416-361-9895      001-604-288-1559

001-514-342-1023      001-702-873-1734

001-888-892-8757      001-866-697-6570

海外官员退党热线 818-338-2883

退党传真号码:

001-702-248-0599      001-510-372-0176

001-201-625-6301

方法四: 公开张贴: 暂无上网渠道者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 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 以后找机会上网。

提示: 未开通国际直拨电话的大陆人士打退党电话时需用 IP 电话拨打 (网通先拨 17909, 电信先拨 17969, 铁通先拨 17991), 手机 IP 电话 (“中国移动”先拨 17951, “联通”先拨 17911, 小灵通先拨 17909)

# 铁岭迫害真相



### 歌词: 慈悲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不是叫你与我一样,  
只想使你明白,  
慈悲使我不愿看到  
天要灭这红魔,  
慈悲使我不愿看到

告诉你真相,  
更不想改变你的信仰,  
邪党骗人的伎俩,  
你与红魔一同遭殃,  
神叫我救度这一方,  
你与红魔一起遭殃。

# 目 录

一家四口 欢悲离合..... 3

我被迫害的事实..... 18

还原“四.二五”..... 24

红魔大势去 智者快三退..... 25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28

## 狱 中 的 艺 术



此图为辽宁省大法弟子被非法劫持在监狱中时所作。在被迫害、饱受折磨的情况下，大法弟子仍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对待一切，令很多警察佩服。  
◇

# 目 录

一家四口 欢悲离合..... 3

我被迫害的事实..... 18

还原“四.二五”..... 24

红魔大势去 智者快三退..... 25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28

## 狱 中 的 艺 术



此图为辽宁省大法弟子被非法劫持在监狱中时所作。在被迫害、饱受折磨的情况下，大法弟子仍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对待一切，令很多警察佩服。  
◇

在“搞政治”……在天灭红魔、净化寰宇之时，他们又将处于何等可怕的境地？

最近，明慧网陆续公布了上万例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恶报的案例。这些人多为中共各级专管镇压法轮功的“六一零”机构的头目，国安、公安、政法的不法官员，监狱、劳教所的恶警，也有不法居委主任和村干部等等；他们有的在离奇车祸中丧命、有的遭雷电击毙、有的染怪疾绝症而亡、有的上吊跳楼自杀，还有的自作孽殃及家人，不一而足。

“人不治天治”，这一切只是天灭红魔的历史大戏的一部份，上天慈悲，在惩治少数恶业极深不可救要的恶人的同时也传递着对世人的警示：所有不知醒悟、继续追随中共红魔者都将面临极其危险的惩罚，这绝非危言耸听。

天灭中共的历史阶段正紧迫有序的进行着。仅剩的时间不是给红魔喘息的，而是给世人思考的、求生的。看着不断攀升的三退数字，看着红魔即将被灭尽，听着上天的慈悲呼唤与警示，清醒冷静的人们在想：这留给世人抉择的时间还剩多少？！

身处这风雷激荡、惊心动魄的历史更替关头，朋友们，我们都明白真相、抹去兽印、为进入未

在“搞政治”……在天灭红魔、净化寰宇之时，他们又将处于何等可怕的境地？

最近，明慧网陆续公布了上万例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恶报的案例。这些人多为中共各级专管镇压法轮功的“六一零”机构的头目，国安、公安、政法的不法官员，监狱、劳教所的恶警，也有不法居委主任和村干部等等；他们有的在离奇车祸中丧命、有的遭雷电击毙、有的染怪疾绝症而亡、有的上吊跳楼自杀，还有的自作孽殃及家人，不一而足。

“人不治天治”，这一切只是天灭红魔的历史大戏的一部份，上天慈悲，在惩治少数恶业极深不可救要的恶人的同时也传递着对世人的警示：所有不知醒悟、继续追随中共红魔者都将面临极其危险的惩罚，这绝非危言耸听。

天灭中共的历史阶段正紧迫有序的进行着。仅剩的时间不是给红魔喘息的，而是给世人思考的、求生的。看着不断攀升的三退数字，看着红魔即将被灭尽，听着上天的慈悲呼唤与警示，清醒冷静的人们在想：这留给世人抉择的时间还剩多少？！

身处这风雷激荡、惊心动魄的历史更替关头，朋友们，我们都明白真相、抹去兽印、为进入未

服务。在香港、东南亚地区，还出现了大陆游客整团、整车办三退的现象，其中就有相当一部份是中共各级官员。各大军区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也纷纷来函、来电要求退党，他们称现时的中国是民心觉醒、军心动摇、党心崩溃，其中有中共海军高层军官在用真名退党后，还提出如何推动退党大潮的建议。

许多民众自发印制《九评》和退党资料，退党声明和标语在公众场所和人民币上随处可见，三退大潮正在中国大陆逐渐走向公开化。

纵观历史，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因残酷迫害基督徒而遭到四次大瘟疫的惨烈天谴。如今，中共作恶中国半个多世纪，欠下了八千万条人命的血债，更逆天叛道，迫害正信，犯下十恶不赦的万古大罪，选择了自灭的命运。而这共产红魔却以谎言毒害世人、煽动其对“真善忍”的仇恨，也将众生置于历史的最大劫难之中。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还有曾在红魔血旗下发誓“为之奋斗终生”、被打上兽印而成其一份子的党徒，仍被谎言迷惑，被利益诱惑而不能清醒；还有人面对中共活体摘取盗卖法轮功修炼人器官“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冷漠麻木，拒绝接受真相；还有人理智不清，认为法轮功学员

服务。在香港、东南亚地区，还出现了大陆游客整团、整车办三退的现象，其中就有相当一部份是中共各级官员。各大军区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也纷纷来函、来电要求退党，他们称现时的中国是民心觉醒、军心动摇、党心崩溃，其中有中共海军高层军官在用真名退党后，还提出如何推动退党大潮的建议。

许多民众自发印制《九评》和退党资料，退党声明和标语在公众场所和人民币上随处可见，三退大潮正在中国大陆逐渐走向公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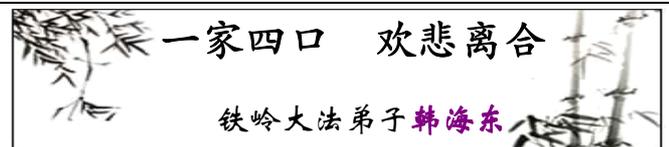
纵观历史，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因残酷迫害基督徒而遭到四次大瘟疫的惨烈天谴。如今，中共作恶中国半个多世纪，欠下了八千万条人命的血债，更逆天叛道，迫害正信，犯下十恶不赦的万古大罪，选择了自灭的命运。而这共产红魔却以谎言毒害世人、煽动其对“真善忍”的仇恨，也将众生置于历史的最大劫难之中。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还有曾在红魔血旗下发誓“为之奋斗终生”、被打上兽印而成其一份子的党徒，仍被谎言迷惑，被利益诱惑而不能清醒；还有人面对中共活体摘取盗卖法轮功修炼人器官“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冷漠麻木，拒绝接受真相；还有人理智不清，认为法轮功学员



铁岭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当你们安然恬适于这种浓郁的辽北乡土文化风情的生活，尽享着天伦之乐之时，可曾想到就在你的身边、在你温馨惬意生活的同时，正上演着这样一幕横遭迫害，历经离合悲欢而正气长存的人间惨剧。或许他或她竟是你的亲朋好友、同事邻里，而为你所熟识的人，看看他们的遭遇，您将作何感想！

在银州区南郊的铁岭市农业科学院，原本有这样一户人家：父亲**韩景秀**；母亲**崔振环**；姐姐**韩华峰**，和弟弟**韩海东**，也就是我。我们一家有幸从1996年开始相继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得法前我母亲崔振环疾病缠身多年，神经衰弱、低血压，严重时，多日卧病在床，难以料理日常生活，药没少吃，却根本治不好，时常复发。尽管如此，母亲对父亲及我们这双儿女的照料也从不曾有疏忽，尤其对我们姐弟俩更是疼爱有加。培养我们学业；抚养教育我们成人，因此，这个家生活虽不算富裕，却也殷实。在农科院的职工、家属及



铁岭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当你们安然恬适于这种浓郁的辽北乡土文化风情的生活，尽享着天伦之乐之时，可曾想到就在你的身边、在你温馨惬意生活的同时，正上演着这样一幕横遭迫害，历经离合悲欢而正气长存的人间惨剧。或许他或她竟是你的亲朋好友、同事邻里，而为你所熟识的人，看看他们的遭遇，您将作何感想！

在银州区南郊的铁岭市农业科学院，原本有这样一户人家：父亲**韩景秀**；母亲**崔振环**；姐姐**韩华峰**，和弟弟**韩海东**，也就是我。我们一家有幸从1996年开始相继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得法前我母亲崔振环疾病缠身多年，神经衰弱、低血压，严重时，多日卧病在床，难以料理日常生活，药没少吃，却根本治不好，时常复发。尽管如此，母亲对父亲及我们这双儿女的照料也从不曾有疏忽，尤其对我们姐弟俩更是疼爱有加。培养我们学业；抚养教育我们成人，因此，这个家生活虽不算富裕，却也殷实。在农科院的职工、家属及

亲友中，了解母亲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开朗大方、心地善良、宽容朴实、有头脑有主见、也很要强的这样一个人。得法后，短短的几个月，折磨母亲多年的疾病不见了，病痛折磨没有了。这种无病一身轻的切身感受以及大法法理的纯正、真善、大忍及玄妙超常，使我母亲的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同时母亲更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就是同化“真、善、忍”大法而返本归真。随着母亲的身心巨变，我们一家人相继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

可是九九年“七二零”，风云突变，江氏一伙出于妒嫉，为一己之私，置上亿修真向善百姓的生命、利益于不顾，利用手中权力开始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毁灭性疯狂打压。一时间好像天塌了一样，是非黑白颠倒，善恶正邪倒悬，极尽谎言、欺骗、诽谤、栽赃陷害之能事。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人如同千千万万遭受迫害的大法修炼者一样，开始了难以想象的痛苦遭遇。

从2000年8月27日到2005年1月28日四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并不算长，可我们全家却在痛苦中度日如年。就因为坚修大法，说真话、做真事、做好人，我先后

亲友中，了解母亲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开朗大方、心地善良、宽容朴实、有头脑有主见、也很要强的这样一个人。得法后，短短的几个月，折磨母亲多年的疾病不见了，病痛折磨没有了。这种无病一身轻的切身感受以及大法法理的纯正、真善、大忍及玄妙超常，使我母亲的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同时母亲更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就是同化“真、善、忍”大法而返本归真。随着母亲的身心巨变，我们一家人相继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

可是九九年“七二零”，风云突变，江氏一伙出于妒嫉，为一己之私，置上亿修真向善百姓的生命、利益于不顾，利用手中权力开始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毁灭性疯狂打压。一时间好像天塌了一样，是非黑白颠倒，善恶正邪倒悬，极尽谎言、欺骗、诽谤、栽赃陷害之能事。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人如同千千万万遭受迫害的大法修炼者一样，开始了难以想象的痛苦遭遇。

从2000年8月27日到2005年1月28日四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并不算长，可我们全家却在痛苦中度日如年。就因为坚修大法，说真话、做真事、做好人，我先后



## 红魔大势去

# 智者快三退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自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评共产党》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以来，在华人世界引发了一场精神觉醒运动，从中国大陆的各层官员到黎民百姓，迄今已有超过两千万人上网声明“三退”（退党、团、队），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安全岛。在这天灭红魔的历史时刻，神在慈悲的呼唤：“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以来，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每月超过一百万，迄今三退总人数已突破两千一百万，还有大量没条件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大陆民众在公共场所张贴声明三退。见中共大势已去，各级党政军警官员纷纷寻找出路，用化名“三退”便是他们为自己准备的一种“保险”。从个人退党到集体退党，从战战兢兢退到坦坦荡荡退，三退大潮在中国大陆正逐渐公开化。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信息，有很多中国大陆人士通过旅游方式退党，北美、欧洲、澳洲、亚洲各大城市旅游点都有退党义工为游客办理三退



## 红魔大势去

# 智者快三退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自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评共产党》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以来，在华人世界引发了一场精神觉醒运动，从中国大陆的各层官员到黎民百姓，迄今已有超过两千万人上网声明“三退”（退党、团、队），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安全岛。在这天灭红魔的历史时刻，神在慈悲的呼唤：“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以来，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每月超过一百万，迄今三退总人数已突破两千一百万，还有大量没条件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大陆民众在公共场所张贴声明三退。见中共大势已去，各级党政军警官员纷纷寻找出路，用化名“三退”便是他们为自己准备的一种“保险”。从个人退党到集体退党，从战战兢兢退到坦坦荡荡退，三退大潮在中国大陆正逐渐公开化。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信息，有很多中国大陆人士通过旅游方式退党，北美、欧洲、澳洲、亚洲各大城市旅游点都有退党义工为游客办理三退

# 还原“四.二五”

受中共造谣媒体宣传的影响，一些人对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的真实情况迷惑不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 1999年4月23日，天津市公安局殴打并非法逮捕当地法轮功学员。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此事，没有北京的授权，不会放人，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上万名法轮功学员4月25日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中南海附近）。当日在国务院总理的直接关注下，学员和信访办领导经过面谈，达成共识，合理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

▶ 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智和“4.25”上访的合理解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认为“4.25”上访是中国走向开明的里程碑。



▶ “4.25”当晚，江XX 出于妒忌，强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之后在媒体宣传中，把法轮功学员去信访办（位于中南海西侧）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扣上了“政治事件”的帽子，并以此为借口于九九年七月在中国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 还原“四.二五”

受中共造谣媒体宣传的影响，一些人对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的真实情况迷惑不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 1999年4月23日，天津市公安局殴打并非法逮捕当地法轮功学员。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此事，没有北京的授权，不会放人，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上万名法轮功学员4月25日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中南海附近）。当日在国务院总理的直接关注下，学员和信访办领导经过面谈，达成共识，合理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

▶ 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智和“4.25”上访的合理解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认为“4.25”上访是中国走向开明的里程碑。



▶ “4.25”当晚，江XX 出于妒忌，强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之后在媒体宣传中，把法轮功学员去信访办（位于中南海西侧）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扣上了“政治事件”的帽子，并以此为借口于九九年七月在中国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两次被非法抓捕，拘留劳教，分别被关押在铁岭市看守所、铁岭及辽阳教养院遭受到各种迫害。这期间的2000年9月初，在铁岭县熊官中学工作的姐姐韩华峰，因修大法，学校领导在没有任何文件依据的情况下将姐姐停课近一个月，之后上报她的所谓材料。9月28日，铁岭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苏玉成伙同张磊、刘刚二人强行将我姐姐从工作单位绑架走，关进铁岭县看守所，非法拘留三个多月。期间姐姐与同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坚持炼功，遭到看守所恶警洪xx、赵xx的殴打及电棍轮番电击。2001年1月9日回家后，学校再次以她坚修大法为由而停止聘用她，并停发她的工资。而父亲韩景秀亦因修大法在2000年9月初被工作单位非法拘禁7天，遭受着精神上、肉体上、名誉上和经济上的重重迫害，此后多次被以开除公职、收回住房、拘留劳教等方式要挟他放弃信仰。同时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孙立忠等人及红旗派出所人员多次到我家骚扰，非法搜查，直至2002年4月在我被第二次劳教迫害后，区局与单位再次以开除公职、拘留、劳教相要挟，逼迫父亲放弃大法，我父亲和姐姐被逼无奈，离家流离失所。

从2000年8月27日至2001年新年前这四个

两次被非法抓捕，拘留劳教，分别被关押在铁岭市看守所、铁岭及辽阳教养院遭受到各种迫害。这期间的2000年9月初，在铁岭县熊官中学工作的姐姐韩华峰，因修大法，学校领导在没有任何文件依据的情况下将姐姐停课近一个月，之后上报她的所谓材料。9月28日，铁岭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苏玉成伙同张磊、刘刚二人强行将我姐姐从工作单位绑架走，关进铁岭县看守所，非法拘留三个多月。期间姐姐与同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坚持炼功，遭到看守所恶警洪xx、赵xx的殴打及电棍轮番电击。2001年1月9日回家后，学校再次以她坚修大法为由而停止聘用她，并停发她的工资。而父亲韩景秀亦因修大法在2000年9月初被工作单位非法拘禁7天，遭受着精神上、肉体上、名誉上和经济上的重重迫害，此后多次被以开除公职、收回住房、拘留劳教等方式要挟他放弃信仰。同时区公安分局政保科孙立忠等人及红旗派出所人员多次到我家骚扰，非法搜查，直至2002年4月在我被第二次劳教迫害后，区局与单位再次以开除公职、拘留、劳教相要挟，逼迫父亲放弃大法，我父亲和姐姐被逼无奈，离家流离失所。

从2000年8月27日至2001年新年前这四个



个月。绝食期间被戴上脚镣铐在铺板上。看守所的医生**钱大朋**带着几个普通在押人员，给我强行灌食。我手和脚被人按着，鼻涕眼泪和在一起，咳出的痰和鼻涕都是带血的。最后**钱大朋**嫌麻烦，把插管留在胃里，管的胶皮味，加之嗓子多了一根管子下到胃里，使我一咽唾液、说话就疼，更不敢咳嗽。灌的奶粉是用凉水掺热水，还要放许多盐，用手搅和搅和，灌进胃里哇凉哇凉的。**孙立群**恶狠狠的骂着一脚踢在我的肋骨上，我疼了好多天。还给清河区的**张淑霞**的脖子上带上卡子，脚上带上脚镣子，脖卡子和脚镣子链在一起，只能撅着走路的情况下还强迫她干活。

2002年11月我被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监区继续遭受迫害。刚到那里就站了三天三夜，不让洗漱，两个犯人看着，一下也不让动。大队长**王建**亲自指挥犯人**陶春雪、赵艳红**打我，队长**袁桂玲**有声有色的讲着她看到的别的监区的犯人如何迫害大法弟子，意在授艺犯人怎么打我。犯人**赵艳红**边打边说：“**吴队长**（一小队的**吴红**）早就知道我们打你。”她们把我的棉服、棉鞋扒下来，把我关进阴冷的仓房里冻。犯人**隋丽芳**用牙签扎我脖子，牙签扎在皮肉里“噗噗”的声音很大。在家人接见我时，我告诉他们打人，大队长**王建**

个月。绝食期间被戴上脚镣铐在铺板上。看守所的医生**钱大朋**带着几个普通在押人员，给我强行灌食。我手和脚被人按着，鼻涕眼泪和在一起，咳出的痰和鼻涕都是带血的。最后**钱大朋**嫌麻烦，把插管留在胃里，管的胶皮味，加之嗓子多了一根管子下到胃里，使我一咽唾液、说话就疼，更不敢咳嗽。灌的奶粉是用凉水掺热水，还要放许多盐，用手搅和搅和，灌进胃里哇凉哇凉的。**孙立群**恶狠狠的骂着一脚踢在我的肋骨上，我疼了好多天。还给清河区的**张淑霞**的脖子上带上卡子，脚上带上脚镣子，脖卡子和脚镣子链在一起，只能撅着走路的情况下还强迫她干活。

2002年11月我被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一监区继续遭受迫害。刚到那里就站了三天三夜，不让洗漱，两个犯人看着，一下也不让动。大队长**王建**亲自指挥犯人**陶春雪、赵艳红**打我，队长**袁桂玲**有声有色的讲着她看到的别的监区的犯人如何迫害大法弟子，意在授艺犯人怎么打我。犯人**赵艳红**边打边说：“**吴队长**（一小队的**吴红**）早就知道我们打你。”她们把我的棉服、棉鞋扒下来，把我关进阴冷的仓房里冻。犯人**隋丽芳**用牙签扎我脖子，牙签扎在皮肉里“噗噗”的声音很大。在家人接见我时，我告诉他们打人，大队长**王建**

强迫修真向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弱女大法弟子们放弃“真、善、忍”而成为象它们一样假、恶、暴的邪恶流氓的黑窝。就在这里，被关押迫害了两年后的母亲崔振环，原本理智、开朗、宽容善良的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了喜怒无常、凶恶暴戾、言行反常的精神失常的人。

2002年11月17日，舅舅和被迫流离失所的父亲、姐姐去教养院接母亲回家，中途发现他们被警察监视跟踪，妄图对父亲和姐姐再次实施非法抓捕。不得已父亲和姐姐只好中途下车，由舅舅一人去接母亲。到了教养院，被它们“教育、感化、挽救”的已精神失常的母亲连吵带闹，说什么也不走，要留在教养院，最后却被教养院的数名“警察”用绳子绑上后，强行塞进车里，无法想象它们用什么样的手段，把一个理智、个性坚强的人折磨迫害的精神失常。更险恶的是欲将她以炼法轮功而精神失常为名推回社会，一方面掩盖它们的罪恶，一方面欺骗毒害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世人，继而使这些世人误解、憎恶法轮功。时至今日，仍无法详细完整了解到母亲崔振环被迫害成精神失常的具体细节，只大略了解到教养院二大队四分队的队长**代玉红**，此人甚是阴毒，一心想往上爬，迫害大法弟子最卖力，连同事警

强迫修真向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弱女大法弟子们放弃“真、善、忍”而成为象它们一样假、恶、暴的邪恶流氓的黑窝。就在这里，被关押迫害了两年后的母亲崔振环，原本理智、开朗、宽容善良的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了喜怒无常、凶恶暴戾、言行反常的精神失常的人。

2002年11月17日，舅舅和被迫流离失所的父亲、姐姐去教养院接母亲回家，中途发现他们被警察监视跟踪，妄图对父亲和姐姐再次实施非法抓捕。不得已父亲和姐姐只好中途下车，由舅舅一人去接母亲。到了教养院，被它们“教育、感化、挽救”的已精神失常的母亲连吵带闹，说什么也不走，要留在教养院，最后却被教养院的数名“警察”用绳子绑上后，强行塞进车里，无法想象它们用什么样的手段，把一个理智、个性坚强的人折磨迫害的精神失常。更险恶的是欲将她以炼法轮功而精神失常为名推回社会，一方面掩盖它们的罪恶，一方面欺骗毒害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世人，继而使这些世人误解、憎恶法轮功。时至今日，仍无法详细完整了解到母亲崔振环被迫害成精神失常的具体细节，只大略了解到教养院二大队四分队的队长**代玉红**，此人甚是阴毒，一心想往上爬，迫害大法弟子最卖力，连同事警

察亦都鄙视她的为人。她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强迫我母亲放弃修炼大法，造谣欺骗其它被关押迫害的大法弟子，谎称崔振环有肝炎病，需隔离，不准与其它人一起吃饭、说话、活动交往等，孤立她、歧视她，给她制造精神压力和痛苦。

从2000年12月26日母亲被关进教养院至2001年4月1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姐姐多次去看母亲，教养院均以不“转化”为由不让接见。期间，它们又假母亲之名写信向家里勒索800元钱，谎称母亲检查身体用，后被母亲索回。充分暴露它们秉承邪骗一脉的真实嘴脸。恶警们为达到“转化”目的，处心积虑，手段百出。后来它们又变换招数，让母亲长时间蹲着，同时身边还围一圈五、六个邪悟“转化”之人侮辱她、诬蔑大法，每次长达六个小时，只知道两次，两腿蹲的都肿了起来，淤血呈黑紫色。2001年4月1日父亲和姐姐第一次见到母亲时，母亲是被人搀扶出来的，自己走不了路，人已瘦的脱相，身边还紧围着一圈警察，且掐着时间只让见五分钟，而后就将母亲强行带走。人最痛苦的感受莫过于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至亲至近之人遭受痛苦，而自己却无能为力，那是什么心情啊！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只因为坚定对“真、善、忍”的美好

察亦都鄙视她的为人。她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强迫我母亲放弃修炼大法，造谣欺骗其它被关押迫害的大法弟子，谎称崔振环有肝炎病，需隔离，不准与其它人一起吃饭、说话、活动交往等，孤立她、歧视她，给她制造精神压力和痛苦。

从2000年12月26日母亲被关进教养院至2001年4月1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姐姐多次去看母亲，教养院均以不“转化”为由不让接见。期间，它们又假母亲之名写信向家里勒索800元钱，谎称母亲检查身体用，后被母亲索回。充分暴露它们秉承邪骗一脉的真实嘴脸。恶警们为达到“转化”目的，处心积虑，手段百出。后来它们又变换招数，让母亲长时间蹲着，同时身边还围一圈五、六个邪悟“转化”之人侮辱她、诬蔑大法，每次长达六个小时，只知道两次，两腿蹲的都肿了起来，淤血呈黑紫色。2001年4月1日父亲和姐姐第一次见到母亲时，母亲是被人搀扶出来的，自己走不了路，人已瘦的脱相，身边还紧围着一圈警察，且掐着时间只让见五分钟，而后就将母亲强行带走。人最痛苦的感受莫过于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至亲至近之人遭受痛苦，而自己却无能为力，那是什么心情啊！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只因为坚定对“真、善、忍”的美好

闯入我们的住处，有一恶警故意将墙壁划得稀烂，对我和陈玉芝（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最后，把我们俩个人的手铐在一起，头套着塑料袋，被拉到丰台区的一个派出所。两个恶警纯粹就是两个流氓，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其中一个问我是哪的，我没回答，又问我成家没，没等我吱声，他就掀起我的背心，当时是5月20日，我只穿个背心，他一边掀一边说：“能看出来”，他们见我说话，其中一个又说：“屋里就我们俩，还有个里屋，我们可啥事都干。”真是流氓到了极点。我在精神上、人格上受到了双重的侮辱，肉体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他们把我的两手铐到背后，拿一根比拖布把粗一些的棒子，往我的腿上、腰上使劲打。我一看他们没穿警服，就问他们姓名，一个铁青脸的说：“告诉你，出去你好上网啊”。真是做贼心虚，坏事干多了怕人知道。折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和陈玉芝被送到丰台区看守所。所有的钱和物品都不知去向。6月18日我们被孙立忠和姓安的警察押回铁岭。非法关进铁岭市看守所。

铁岭市看守所迫害所有的在押人员，让在押人员干活，因为我们不是犯人，法律规定这是不允许的。我抗议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绝食半

闯入我们的住处，有一恶警故意将墙壁划得稀烂，对我和陈玉芝（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最后，把我们俩个人的手铐在一起，头套着塑料袋，被拉到丰台区的一个派出所。两个恶警纯粹就是两个流氓，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其中一个问我是哪的，我没回答，又问我成家没，没等我吱声，他就掀起我的背心，当时是5月20日，我只穿个背心，他一边掀一边说：“能看出来”，他们见我说话，其中一个又说：“屋里就我们俩，还有个里屋，我们可啥事都干。”真是流氓到了极点。我在精神上、人格上受到了双重的侮辱，肉体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他们把我的两手铐到背后，拿一根比拖布把粗一些的棒子，往我的腿上、腰上使劲打。我一看他们没穿警服，就问他们姓名，一个铁青脸的说：“告诉你，出去你好上网啊”。真是做贼心虚，坏事干多了怕人知道。折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和陈玉芝被送到丰台区看守所。所有的钱和物品都不知去向。6月18日我们被孙立忠和姓安的警察押回铁岭。非法关进铁岭市看守所。

铁岭市看守所迫害所有的在押人员，让在押人员干活，因为我们不是犯人，法律规定这是不允许的。我抗议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绝食半

京办事处。一个单间内有四个人正在玩麻将，其中有一个铁岭市公安局姓刘的。孙立忠让我把带的钱都拿出来，说回来后再给我，一分不少。我相信了，拿出我身上带的一千多元钱（具体数忘了）当天下午，我被姓邓和姓刘的两个警察带回银州区公安分局，到铁岭已经是后半夜了。早晨，刘戴英上班来了，听说我是从北京回来的，就斜了我一眼，说：“不知道砸碎呗！”我无法理解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还砸碎吗？那么做什么不砸碎哪？他们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不写。他们又说：“写以后不上北京就行”。我说：“我咋不能上北京呢？”这时，我丈夫和我单位的六个领导来了。一个年轻的司机王亮不让我和我家人说话。因为当时我正怀孕六、七个月，他们无法拘留我，却让我丈夫拿 5000 元钱，不然不放人。我单位的领导求情说拿 3000 元，孙立忠说不行。最后家人被政保科勒索了 4000 元钱才放我回家。后来我丈夫要回了这 4000 元钱，当时抽出 300 元分给政保科的三个人。至于在北京从我身上收走的那 1000 多元，孙立忠对前去要钱的丈夫说：“不给了，对法轮功就这政策”。这和土匪有什么区别，这不是明抢明骗吗？

2002 年，我再次去北京。北京的恶警踢坏门

京办事处。一个单间内有四个人正在玩麻将，其中有一个铁岭市公安局姓刘的。孙立忠让我把带的钱都拿出来，说回来后再给我，一分不少。我相信了，拿出我身上带的一千多元钱（具体数忘了）当天下午，我被姓邓和姓刘的两个警察带回银州区公安分局，到铁岭已经是后半夜了。早晨，刘戴英上班来了，听说我是从北京回来的，就斜了我一眼，说：“不知道砸碎呗！”我无法理解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还砸碎吗？那么做什么不砸碎哪？他们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不写。他们又说：“写以后不上北京就行”。我说：“我咋不能上北京呢？”这时，我丈夫和我单位的六个领导来了。一个年轻的司机王亮不让我和我家人说话。因为当时我正怀孕六、七个月，他们无法拘留我，却让我丈夫拿 5000 元钱，不然不放人。我单位的领导求情说拿 3000 元，孙立忠说不行。最后家人被政保科勒索了 4000 元钱才放我回家。后来我丈夫要回了这 4000 元钱，当时抽出 300 元分给政保科的三个人。至于在北京从我身上收走的那 1000 多元，孙立忠对前去要钱的丈夫说：“不给了，对法轮功就这政策”。这和土匪有什么区别，这不是明抢明骗吗？

2002 年，我再次去北京。北京的恶警踢坏门

信仰，而被强权夺去生存自由，竟至被折磨的如此惨痛，却还不允许人说话，能持久吗？天理不容啊！2002 年秋收时节，教养院强制母亲她们出劳工扒苞米，不知扒了多少，竟将母亲的手指甲给扒掉了，直至接母亲回家时手还没有长好，用纸包着，至今母亲还收藏着扒掉的指甲。

母亲回到家，由于我被第二次劳教迫害、父亲和姐姐被迫流离失所在外，家中无人照料她，只好回到已八十多岁的姥姥家、及舅舅、姨等亲属家。由于母亲已精神失常，给亲属造成的负担与痛苦可想而知。在此，我向曾经照顾关心过我母亲的亲友表示感谢。后来母亲自己又偷着跑回原农科院废弃的一间已没有了门窗以及房山墙的宿舍房里，没有水电，房子破旧漆黑、潮湿、寒冷，多亏亲属及周围外单位的好心邻里关照，直至 2005 年我和父亲姐姐都回家后，才将母亲搬回稍好点的隔壁原来住过的老房子里。

2005 年新年前，第二次被劳教迫害了三年后的我回到家时，看到住在破房子里的被迫害折磨的精神失常而脏兮兮的母亲。母子禁不住抱头痛哭。多么让人揪心的一幕啊！一个，经历了四年零四个月



信仰，而被强权夺去生存自由，竟至被折磨的如此惨痛，却还不允许人说话，能持久吗？天理不容啊！2002 年秋收时节，教养院强制母亲她们出劳工扒苞米，不知扒了多少，竟将母亲的手指甲给扒掉了，直至接母亲回家时手还没有长好，用纸包着，至今母亲还收藏着扒掉的指甲。

母亲回到家，由于我被第二次劳教迫害、父亲和姐姐被迫流离失所在外，家中无人照料她，只好回到已八十多岁的姥姥家、及舅舅、姨等亲属家。由于母亲已精神失常，给亲属造成的负担与痛苦可想而知。在此，我向曾经照顾关心过我母亲的亲友表示感谢。后来母亲自己又偷着跑回原农科院废弃的一间已没有了门窗以及房山墙的宿舍房里，没有水电，房子破旧漆黑、潮湿、寒冷，多亏亲属及周围外单位的好心邻里关照，直至 2005 年我和父亲姐姐都回家后，才将母亲搬回稍好点的隔壁原来住过的老房子里。

2005 年新年前，第二次被劳教迫害了三年后的我回到家时，看到住在破房子里的被迫害折磨的精神失常而脏兮兮的母亲。母子禁不住抱头痛哭。多么让人揪心的一幕啊！一个，经历了四年零四个月



的重重劫难；一个，饱经两年的非人折磨迫害。在阔别四年多后，本应是充满喜悦的劫后重逢，谁会想到竟是这样的凄婉！善良的人们请想想，制造了这一切魔难的那些邪恶生命应该怎样承担、偿还它们所造下的罪恶啊！

05年新年的正月，流离失所在外的父亲和姐姐得知我回家的消息后，冒着被抓捕迫害的危险，毅然决定回到家中，一家人团聚，尽三人之力将失常的母亲照料好。怎料，一家人刚刚团聚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市局国保大队二大队队长俞洪海及杨东升、刘戴英等五、六名警察以及农科院保卫科的朱左良、周玉臣就将我们一家人包围住，本欲将父亲和姐姐同时带走，僵持一段时间后，将父亲韩景秀推搡着强行带走，投进市看守所，然后它们多次威逼姐姐到国保大队进行所谓的核实材料。逼的八十多岁的姥姥、舅舅、姑姑等亲属多次陪同姐姐到国保大队要求释放父亲。这样，七天后，父亲才被放回家。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就在父亲和姐姐分别到原单位复职时，父亲这个为人忠厚老实、任劳任怨的有着四十年工龄的老职工，被农科院一脚踢开，告之以“辞退”，同时收回住房，逼我们搬家；姐姐韩华峰，有着十余年教龄的一级教师，被熊官中学告知为“自动离

的重重劫难；一个，饱经两年的非人折磨迫害。在阔别四年多后，本应是充满喜悦的劫后重逢，谁会想到竟是这样的凄婉！善良的人们请想想，制造了这一切魔难的那些邪恶生命应该怎样承担、偿还它们所造下的罪恶啊！

05年新年的正月，流离失所在外的父亲和姐姐得知我回家的消息后，冒着被抓捕迫害的危险，毅然决定回到家中，一家人团聚，尽三人之力将失常的母亲照料好。怎料，一家人刚刚团聚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市局国保大队二大队队长俞洪海及杨东升、刘戴英等五、六名警察以及农科院保卫科的朱左良、周玉臣就将我们一家人包围住，本欲将父亲和姐姐同时带走，僵持一段时间后，将父亲韩景秀推搡着强行带走，投进市看守所，然后它们多次威逼姐姐到国保大队进行所谓的核实材料。逼的八十多岁的姥姥、舅舅、姑姑等亲属多次陪同姐姐到国保大队要求释放父亲。这样，七天后，父亲才被放回家。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就在父亲和姐姐分别到原单位复职时，父亲这个为人忠厚老实、任劳任怨的有着四十年工龄的老职工，被农科院一脚踢开，告之以“辞退”，同时收回住房，逼我们搬家；姐姐韩华峰，有着十余年教龄的一级教师，被熊官中学告知为“自动离

道学法轮功的人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执行命令”只是个借口，人的一念出善恶。如果没有公安部门的抓人，检察院的起诉，法院的判刑（司法部门更不用提了，那更是直接迫害者），能有那么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被无辜送到监狱去吗？这不是参与迫害是什么？而且就是直接责任者。特别是劳动教养，在国际上都不承认的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非法送进劳动教养院，进行非人性的残酷迫害，更谈不上人权。

我是铁岭市银州区的大法弟子，九八年得法，当我第一次看完《转法轮》一书，我就知道这是一本指导人按真、善、忍修炼的书，是一本教人做好人、使人类道德回升的一本好书。

99年7、20全面镇压开始，我很不理解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说不让炼就不让炼了。于是在2000年的正月初旬，我一个人去了北京信访办。我还没等到信访办的大门口，就有一人问：“你是护法的不？”我说：“是”。就被拉到一边。原来信访办门口总有一帮便衣，根本就进不去。我被送到附近的一个高级宾馆—铁岭驻



道学法轮功的人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执行命令”只是个借口，人的一念出善恶。如果没有公安部门的抓人，检察院的起诉，法院的判刑（司法部门更不用提了，那更是直接迫害者），能有那么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被无辜送到监狱去吗？这不是参与迫害是什么？而且就是直接责任者。特别是劳动教养，在国际上都不承认的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而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非法送进劳动教养院，进行非人性的残酷迫害，更谈不上人权。

我是铁岭市银州区的大法弟子，九八年得法，当我第一次看完《转法轮》一书，我就知道这是一本指导人按真、善、忍修炼的书，是一本教人做好人、使人类道德回升的一本好书。

99年7、20全面镇压开始，我很不理解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说不让炼就不让炼了。于是在2000年的正月初旬，我一个人去了北京信访办。我还没等到信访办的大门口，就有一人问：“你是护法的不？”我说：“是”。就被拉到一边。原来信访办门口总有一帮便衣，根本就进不去。我被送到附近的一个高级宾馆—铁岭驻



吗？你们是直接的责任人。我这里并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因为你们也是在江氏流氓集团的授意下所为，也是受害者。但愿能从我们一家的遭遇中唤回你们的良知，不要再对其它大法弟子跟踪、绑架；不要再迫害好人；不要再对大法犯罪。希望今后善待大法弟子及他们所做的一切，为了你和你的家人选择好的未来！

送您一句真言  
为您生命永远  
愿您明白真相  
全家幸福平安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 我被迫害的事实

铁岭大法弟子 刘丽伟

现在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是什么，纷纷声明退出邪党组织。但是在公、检、法、司部门中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亲手打过大法弟子，自己就没有参与迫害。其实这些部门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公安局政保科和 610 的人早就知

吗？你们是直接的责任人。我这里并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因为你们也是在江氏流氓集团的授意下所为，也是受害者。但愿能从我们一家的遭遇中唤回你们的良知，不要再对其它大法弟子跟踪、绑架；不要再迫害好人；不要再对大法犯罪。希望今后善待大法弟子及他们所做的一切，为了你和你的家人选择好的未来！

送您一句真言  
为您生命永远  
愿您明白真相  
全家幸福平安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 我被迫害的事实

铁岭大法弟子 刘丽伟

现在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是什么，纷纷声明退出邪党组织。但是在公、检、法、司部门中有些人觉得自己没有亲手打过大法弟子，自己就没有参与迫害。其实这些部门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公安局政保科和 610 的人早就知

岗”。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如此的仇恨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背离人之先天善良本性；说真话，做好人，信仰“真、善、忍”则抓你、劳教你、给你停聘、停薪，却诬以“自动离岗”；逼你离岗离家，家破人亡犹不足，再继之以“辞退”，逼你失去安身立命之所，这该是对被称为“阳谋”的承继吧！

下面是我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的大致经历。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我本着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善念，本着作为人最起码的良知道义去北京上访，为遭受莫须有之冤的大法说句公道话进京上访，被北京站的警察非法抓捕而后转至铁岭银州公安分局政保科驻京办事处。政保科一姚姓警察从我身上搜走一本《转法轮》及七百多元钱，而钱则被他与同住的其它区县的警察挥霍掉，同时政保科又向我家勒索二千元钱作为押接我回铁岭的费用，后返回七百元。八月三十日将我接回铁岭后关进市看守所。9月15日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一年，送至铁岭市教养院。

在铁岭教养院每天要进行长达十三、四个小时的超重体力劳动，挖沟、打建筑基础、打混凝土、砖厂拉砖坯、装窑等等，同时还对被关押迫害的大法弟子做放弃大法修炼的所谓的“转化”

岗”。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如此的仇恨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背离人之先天善良本性；说真话，做好人，信仰“真、善、忍”则抓你、劳教你、给你停聘、停薪，却诬以“自动离岗”；逼你离岗离家，家破人亡犹不足，再继之以“辞退”，逼你失去安身立命之所，这该是对被称为“阳谋”的承继吧！

下面是我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的大致经历。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我本着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善念，本着作为人最起码的良知道义去北京上访，为遭受莫须有之冤的大法说句公道话进京上访，被北京站的警察非法抓捕而后转至铁岭银州公安分局政保科驻京办事处。政保科一姚姓警察从我身上搜走一本《转法轮》及七百多元钱，而钱则被他与同住的其它区县的警察挥霍掉，同时政保科又向我家勒索二千元钱作为押接我回铁岭的费用，后返回七百元。八月三十日将我接回铁岭后关进市看守所。9月15日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一年，送至铁岭市教养院。

在铁岭教养院每天要进行长达十三、四个小时的超重体力劳动，挖沟、打建筑基础、打混凝土、砖厂拉砖坯、装窑等等，同时还对被关押迫害的大法弟子做放弃大法修炼的所谓的“转化”

工作，10月份我与另一大法弟子刘庆玉作为重点被调至二大队加以“转化”迫害，到二大队当天在砖厂干了一天活，晚上收工后，在住着十多人不足二十平米的透着风的破砖瓦屋里，有绰号**武蛋子**和**白龙（刘文兴）**的坐班牢头，在教养院及二大队一中队队长们的授意下，对我及刘庆玉进行威逼“转化”，继而进行暴力迫害，大打出手。先让我们两人把脸贴近打开盖的便桶蹶着，两手向后抬起，后说我做的不好，便拿我开刀，并且直言：不“转化”就打你。先强迫我蹲在地上，然后**武蛋子**用力踢我好几个窝心脚，踢的我几乎背过气去，而后**白龙**拿来一段尼龙绳在我的手指丫间用力来回拉动摩擦，拉的我火烧火燎揪心的疼。然后**武蛋子**用截成长半米左右的坚硬的铁锹把，象敲木鱼一样用力敲我的头，名其曰：榆木脑袋给你开开窍。直打的我脑袋嗡嗡作响，眼冒金星，头都肿起来了。敲累了见还是动摇了我对大法的坚定意志，又让我弯腰成90度，用头顶着铁床的床角，而后又去折磨刘庆玉，两个牢头轮番折磨，二人配合默契，训练有素。直折磨我们大半夜，后来他们也累了，因为第二天还要出工干



飞机式

工作，10月份我与另一大法弟子刘庆玉作为重点被调至二大队加以“转化”迫害，到二大队当天在砖厂干了一天活，晚上收工后，在住着十多人不足二十平米的透着风的破砖瓦屋里，有绰号**武蛋子**和**白龙（刘文兴）**的坐班牢头，在教养院及二大队一中队队长们的授意下，对我及刘庆玉进行威逼“转化”，继而进行暴力迫害，大打出手。先让我们两人把脸贴近打开盖的便桶蹶着，两手向后抬起，后说我做的不好，便拿我开刀，并且直言：不“转化”就打你。先强迫我蹲在地上，然后**武蛋子**用力踢我好几个窝心脚，踢的我几乎背过气去，而后**白龙**拿来一段尼龙绳在我的手指丫间用力来回拉动摩擦，拉的我火烧火燎揪心的疼。然后**武蛋子**用截成长半米左右的坚硬的铁锹把，象敲木鱼一样用力敲我的头，名其曰：榆木脑袋给你开开窍。直打的我脑袋嗡嗡作响，眼冒金星，头都肿起来了。敲累了见还是动摇了我对大法的坚定意志，又让我弯腰成90度，用头顶着铁床的床角，而后又去折磨刘庆玉，两个牢头轮番折磨，二人配合默契，训练有素。直折磨我们大半夜，后来他们也累了，因为第二天还要出工干



飞机式

被折磨半死……其实这些只是被人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而真正身受偿罪之苦还是他们自身，其实还不仅于此。真心希望他们及世人能从中得到警示，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好的未来。

善良的家乡人看到这里，你们想过没有，这一家人和上亿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所经历的、所遭受的非人的魔难，离合悲欢，这种非常人所能想象的、非常人所能承受的巨大的精神与肉体的创伤，如果没有一种精神的支撑；一种信念做动力，什么人能走的过来？就是法轮大法，就是这穹宇中至真、至善、至忍、至正的博大而精深的大法，点醒了生命纯真向善的先天本性，带给这些大法徒一种信念的坚韧与动力，塑造了一个个全新的人格品性，成就了千千万万全新的生命形象。这还不能令你们为之震撼吗？还不能激醒你们对人性对生命意义的新的理解与思考吗？还不能看到人类一种新的希望吗？

看了以上我们一家人几年来的悲惨遭遇，曾经抓过我们、送我们劳教的有关人员，你们有何感想？！你们也可能说，我并没有直接迫害你，但是如果如果没有你们的绑架，我们一家能有此遭遇



被折磨半死……其实这些只是被人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而真正身受偿罪之苦还是他们自身，其实还不仅于此。真心希望他们及世人能从中得到警示，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好的未来。

善良的家乡人看到这里，你们想过没有，这一家人和上亿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所经历的、所遭受的非人的魔难，离合悲欢，这种非常人所能想象的、非常人所能承受的巨大的精神与肉体的创伤，如果没有一种精神的支撑；一种信念做动力，什么人能走的过来？就是法轮大法，就是这穹宇中至真、至善、至忍、至正的博大而精深的大法，点醒了生命纯真向善的先天本性，带给这些大法徒一种信念的坚韧与动力，塑造了一个个全新的人格品性，成就了千千万万全新的生命形象。这还不能令你们为之震撼吗？还不能激醒你们对人性对生命意义的新的理解与思考吗？还不能看到人类一种新的希望吗？

看了以上我们一家人几年来的悲惨遭遇，曾经抓过我们、送我们劳教的有关人员，你们有何感想？！你们也可能说，我并没有直接迫害你，但是如果如果没有你们的绑架，我们一家能有此遭遇



能弯曲，脚趾肿痛，皮肤变黑，疼痛的无法正常行走，需人搀扶达三个多月，后来出现肌肉萎缩；此后身上皮肤出现红点，奇痒异常达数月。在教育队期间，队长曹阳时常无端侮辱、谩骂大法弟子制造紧张气氛，施加精神压力。在其当班期间唆使普教四防人员周建华、管永，强迫大法弟子坐板学习，并寻衅制造事端，辱骂、殴打老弱大法弟子，甚至欲拿铺板行凶打大法弟子刘庆玉，且毫不讳言的说是干警告诉干的。被我与另几位大法弟子制止才未得逞。我与刘庆玉却遭曹阳及另一值班警察安广生的殴打。后来曹阳又以我炼功为迫害借口对我殴打，进行报复迫害。

以上这些是我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的主要经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迫害我及众多大法弟子的警察及世人，在你们的名字前面我并没有给你们的人格品性加以界定，大法慈悲，大法弟子同样也慈悲、宽容你们；但是善恶有报是天理，看看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而给自己换得的报应：武蛋子在解教回家后因与人争斗，头骨被打塌；白龙(刘文兴)被再次劳教送到关山教养院；警察马佳、王冬青后来都大病一场；院长李景仁被降职；王志斌被撤职；曹阳腿部病伤；安广生指筋伤断；管永因事被警察殴打后被分下队，并在辽阳外役钢厂

能弯曲，脚趾肿痛，皮肤变黑，疼痛的无法正常行走，需人搀扶达三个多月，后来出现肌肉萎缩；此后身上皮肤出现红点，奇痒异常达数月。在教育队期间，队长曹阳时常无端侮辱、谩骂大法弟子制造紧张气氛，施加精神压力。在其当班期间唆使普教四防人员周建华、管永，强迫大法弟子坐板学习，并寻衅制造事端，辱骂、殴打老弱大法弟子，甚至欲拿铺板行凶打大法弟子刘庆玉，且毫不讳言的说是干警告诉干的。被我与另几位大法弟子制止才未得逞。我与刘庆玉却遭曹阳及另一值班警察安广生的殴打。后来曹阳又以我炼功为迫害借口对我殴打，进行报复迫害。

以上这些是我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的主要经历。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迫害我及众多大法弟子的警察及世人，在你们的名字前面我并没有给你们的人格品性加以界定，大法慈悲，大法弟子同样也慈悲、宽容你们；但是善恶有报是天理，看看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而给自己换得的报应：武蛋子在解教回家后因与人争斗，头骨被打塌；白龙(刘文兴)被再次劳教送到关山教养院；警察马佳、王冬青后来都大病一场；院长李景仁被降职；王志斌被撤职；曹阳腿部病伤；安广生指筋伤断；管永因事被警察殴打后被分下队，并在辽阳外役钢厂

活，他们陪不起，才让我们睡觉。这就是**共产党**提出的所谓的“教育、感化、挽救”的真实写照。那个绰号白龙的还一再扬言，要用更阴毒的手段对付我们，制造恐惧，造成精神压力。以后在每天的超重体力劳动中还不断的刁难，非打即骂。一次中队长马佳以没有完成劳动量为由，用电棍电击我和刘庆玉，我皮肤被电的焦黄，好多天才恢复正常。

我第二次被调到二大队期间，由于长期超重体力劳动的关押迫害，双腿出现浮肿，疼痛难忍，双脚肿的穿鞋都困难，走路吃力。即使这样还把我再次调到专门对大法弟子进行“转化”迫害的教育队。在这二、三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腿一直肿胀疼痛，严重时肿至大腿根，同时还有很多硬的肿块，一碰钻心的痛。这次在教育大队期间，由于我执笔写出了大法弟子联名揭露大队长王志斌、副大队长王选军为达“转化”目的用电棍长时间电击大法弟子张相义一事，而被以非法加期三个月的报复迫害。此前第一次在教育队期间，因不“转化”已被非法加期一个月，由于揭露迫害之事，我被第三次打到二大队砖厂苦役迫害，这期间由于我指责代理队长王冬青侮辱刁难另一大法弟子，面部被王冬青连击数拳。后来王冬青

活，他们陪不起，才让我们睡觉。这就是**共产党**提出的所谓的“教育、感化、挽救”的真实写照。那个绰号白龙的还一再扬言，要用更阴毒的手段对付我们，制造恐惧，造成精神压力。以后在每天的超重体力劳动中还不断的刁难，非打即骂。一次中队长马佳以没有完成劳动量为由，用电棍电击我和刘庆玉，我皮肤被电的焦黄，好多天才恢复正常。

我第二次被调到二大队期间，由于长期超重体力劳动的关押迫害，双腿出现浮肿，疼痛难忍，双脚肿的穿鞋都困难，走路吃力。即使这样还把我再次调到专门对大法弟子进行“转化”迫害的教育队。在这二、三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腿一直肿胀疼痛，严重时肿至大腿根，同时还有很多硬的肿块，一碰钻心的痛。这次在教育大队期间，由于我执笔写出了大法弟子联名揭露大队长王志斌、副大队长王选军为达“转化”目的用电棍长时间电击大法弟子张相义一事，而被以非法加期三个月的报复迫害。此前第一次在教育队期间，因不“转化”已被非法加期一个月，由于揭露迫害之事，我被第三次打到二大队砖厂苦役迫害，这期间由于我指责代理队长王冬青侮辱刁难另一大法弟子，面部被王冬青连击数拳。后来王冬青

又恶毒殴打至重伤大法弟子张金库等人。

2001年7月13日我和其它二十名大法弟子被铁岭教养院武装押送到辽阳教养院异地迫害。

在辽阳教养院由于大法弟子们抵制由教养院政委邹化田、教育科长武大光、队长吴彦静为首组织的对大法弟子进行“转化”的迫害而进行集体绝食、炼功。一次吴彦静强制我们十多名大法弟子观看诬蔑诽谤大法的录像片，我们集体抵制、拒绝观看，吴凶相毕露，恶狠狠的将腿有残疾、行动不便的大法弟子辛恕仁推倒，头差点撞在桌角上，我指问他为什么行凶推人？他马上抵赖不承认。我问他：警察不是惩恶扬善吗？怎么对和你父亲一样年龄身有残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下的去手呢？你的良知呢？他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后来我与另一大法弟子被分下劳务队一大队进行迫害，其它大法弟子被分到其它队或送至其它教养院迫害不等。

到了一大队后，我们绝食拒绝劳动抵制迫害。一大队警察用手铐将我或单手吊铐或双手抱铐在劳动现场的车栏、树杈、电缆线轴、线杆等固定物上，任由炎炎烈日曝晒，有几次还在脚下加垫七八行高的单行砖加以刁难达六天之久。期间我一直绝食抵制迫害，同时向警察及围观世人讲述

又恶毒殴打至重伤大法弟子张金库等人。

2001年7月13日我和其它二十名大法弟子被铁岭教养院武装押送到辽阳教养院异地迫害。

在辽阳教养院由于大法弟子们抵制由教养院政委邹化田、教育科长武大光、队长吴彦静为首组织的对大法弟子进行“转化”的迫害而进行集体绝食、炼功。一次吴彦静强制我们十多名大法弟子观看诬蔑诽谤大法的录像片，我们集体抵制、拒绝观看，吴凶相毕露，恶狠狠的将腿有残疾、行动不便的大法弟子辛恕仁推倒，头差点撞在桌角上，我指问他为什么行凶推人？他马上抵赖不承认。我问他：警察不是惩恶扬善吗？怎么对和你父亲一样年龄身有残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下的去手呢？你的良知呢？他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后来我与另一大法弟子被分下劳务队一大队进行迫害，其它大法弟子被分到其它队或送至其它教养院迫害不等。

到了一大队后，我们绝食拒绝劳动抵制迫害。一大队警察用手铐将我或单手吊铐或双手抱铐在劳动现场的车栏、树杈、电缆线轴、线杆等固定物上，任由炎炎烈日曝晒，有几次还在脚下加垫七八行高的单行砖加以刁难达六天之久。期间我一直绝食抵制迫害，同时向警察及围观世人讲述

大法及被迫害真相。这样我被辽阳教养院延期关押四个月于2001年12月29日回到家中。

回家后市府路派出所，以走访为名几次到我家骚扰，非法搜查。

2002年2月10日（腊月二十九）市府路派出所同区公安分局二十多名警察将我家团团围住，强盗似的砸门，闯入后大肆搜查，而随后，以几天前搜查走的我给亲属的家信为由（信中讲述大法及我被劳教迫害的真相）将我非法绑架到市府路派出所，后关押进市看守所，3月6日我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送至铁岭教养院。

因我再次执笔大法弟子联名要求教养院摘掉大法弟子王权被迫害长期所戴的脚镣一事，3月14日院长王铁民、教育队队长王志斌以企图逃跑为由，将我及其它六名大法弟子分别打下各劳务队，并于当天将我也戴上脚镣，并且每天强迫长达十多个小时超重体力劳动，直至4月25日前一天有上级检查才将我所戴脚镣摘掉。期间我曾绝食拒绝劳动抵制迫害。

2003年夏天我们分下队的大法弟子被重新调集在一起。由于长期非法关押，进行超强体力劳役、戴脚镣、生活环境恶劣等迫害原因，我的双腿、脚又出现肿痛，左膝关节肿胀积液，疼痛不

大法及被迫害真相。这样我被辽阳教养院延期关押四个月于2001年12月29日回到家中。

回家后市府路派出所，以走访为名几次到我家骚扰，非法搜查。

2002年2月10日（腊月二十九）市府路派出所同区公安分局二十多名警察将我家团团围住，强盗似的砸门，闯入后大肆搜查，而随后，以几天前搜查走的我给亲属的家信为由（信中讲述大法及我被劳教迫害的真相）将我非法绑架到市府路派出所，后关押进市看守所，3月6日我再次被非法劳教三年，送至铁岭教养院。

因我再次执笔大法弟子联名要求教养院摘掉大法弟子王权被迫害长期所戴的脚镣一事，3月14日院长王铁民、教育队队长王志斌以企图逃跑为由，将我及其它六名大法弟子分别打下各劳务队，并于当天将我也戴上脚镣，并且每天强迫长达十多个小时超重体力劳动，直至4月25日前一天有上级检查才将我所戴脚镣摘掉。期间我曾绝食拒绝劳动抵制迫害。

2003年夏天我们分下队的大法弟子被重新调集在一起。由于长期非法关押，进行超强体力劳役、戴脚镣、生活环境恶劣等迫害原因，我的双腿、脚又出现肿痛，左膝关节肿胀积液，疼痛不